

Zhang Yeso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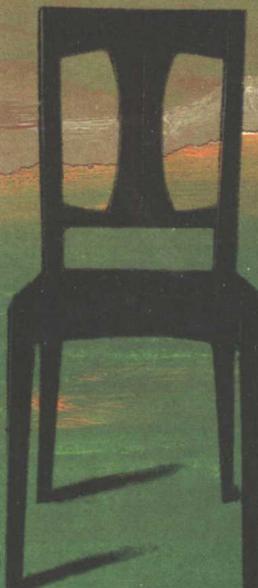


逼近世纪末批评文丛

个人情境

张业松著

G E R E N Q I N G J I N G



我用这些文字来与这个世界的精神存在结缘，并藉以修剪人性的丑恶和伧俗，求得个人在世层次的提升和自我的完善与充实。由此，我希望这册小书充分表述我的批评对象和我自己双重的“个人情境”。

山东友谊出版社

四個時代



◎ 朱成志 / 文



逼近世纪末批评文丛

个人情境

· 张业松著

Zhang Yesong

· 山东友谊出版社

逼近世纪末批评文丛

个人情境

张业松 著

*

山东友谊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39号 邮编：250001)

山东人民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8.125印张 5插页 180千字

1997年5月第1版 1997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 7-80551-950-1

I·188 定价：15.80元

●个人情境
●逼近世界末批评文丛

序

张 炜

张业松是一个认真执著的当代文学批评家。他的朴素的文风、善良的心情，都让读者尊重和珍惜。在活跃的文场上，他像一个沉默而敏感的注视者。

评论与创作当然有别，但都是以笔发言。作家往往像看叙事作品一样看批评文章，这是对的。评论者不自觉中塑造了一个形象，即论者自己。而作家也在不察中、在描绘一系列的形象中确立了自身形象。写作者的全部或大部文字，已不可能遮掩他的本真。

2 序

一个成功的文评者自然需要诸多条件。但我想才华再加上固有的善意，才能在时间中长存，在读者中取信。时间是坚实的、无情的，文字要经得住时间的磨洗与浸泡，绝非易事。而张业松许久前写下的批评文字，今天看仍旧是一片真诚、富有见地。而且他正在一如既往地作下去。

当代文学批评之难，在于它经常纠缠于时风物利之间。做现代和古代文学批评也有现实的禁忌，也需要论者有独立的学术品格与勇气，但毕竟不如当代文学批评来得更切。

仅有智慧、有良好的学养，这够用吗？

在一个当代文评者所必将面临的一大堆复杂难言的问题面前，张业松似乎已经选择了。他抓住的是简单而重要的大问题，即首先使自己有个立场，有一份公正而淳朴的心情。

比如说，对于道德、写实、寻根、状态、现代、后、新，诸种被反复提起的话题、名义，他都有自己的见解，并同时尽力地去理解生活本身、人本身、生存本身，而不仅满足于一种语言游戏。这样做的结果会使他渐渐独立出来，最终成为一个旁若无人、说话算数的论者。

在任何时代，仅仅是热衷于语言游戏者也许仍不失其可爱。但实际情形是，这游戏往往会让操作者丢掉至为重要的东西，比如良知。许多评论者和作家一样，在痛苦地寻找着自己的“语调”，反而轻视了内容。他会忘记自己是谁、今天要说什么。

我想，只有成熟和坚定的性格才会摆脱那些不祥的魔圈。人要有勇气擦开语言的桂蔓，变得简洁、直接起来。

从张业松的文字中，我似乎看到了一些隐隐的痛苦。他

对已成定势的当代文评充满了怀疑，虽然暂时还没有发出自己的质询。如果说张业松的批评文字有最能打动我的地方，那么不是文彩与学识，而是这其中渗流的怀疑的痛苦。

在别处，我看到最多的却是无知的陶醉。

他在文路上跋涉得还不够长久，时常让人感到一个徘徊者的忧伤。这忧伤必由人的“内美”规定着。

他的文章写得认真、刻苦，多有动人心魄之处。从文中可察，他研读了许多学术著作，纵横交织的思想和理念总试图牵引他。然而最后他总能沉着笃定，写下自己的文字。这些文字将一点一点凸出和发散他的“内美”。

现在他的精力是分散的，这是生命发展的一个阶段。活跃和好奇、移动和神往，都表明了创造的潜力。精力是会慢慢凝聚的，那时就有了更坚硬的质地、更深邃的思悟；但那时或将缺失眼下的斑驳灿烂。

这是个风声雨声大作的时刻，有血性的男儿也将歌泣相随。

我们注视着世界，伴它一起消融于夜色。“我们”包括了世上所有的“有心人”。

“有心人”即是在嘈杂热闹嬉戏之中，还仍然愿意认真追求真理的人。

因为对命数的无知，“我们”有时也难免失于轻率。但“我们”总应有人的热情。有了这热情，才会葆住一份真诚和朴素。就此而言，人有理由恐惧于某一天会丧失了淳朴。因为那样就会走向无义，而无义即无真正的学术和艺术，也无助于人生。

我们正给文字的广漠再添一些微粒，以获取劳作的欢乐。

4 序

抚摸着业松君的墨迹，常回想自己的写作。平凡而神秘的写作，总是刻下两种不同的痕迹：手迹与心迹。

1996年7月22日济南

目 录

序 (1)

第一辑 从写实看现实 (1)

写实内外 (3)

——说刘震云

新写实：回到文学自身 (20)

小林：人物与事象 (43)

——转型期文化问题的个案分析

第二辑 当代个人情境 (69)

王安忆的“海上旧梦” (71)

残雪小析 (83)

王平文章 (90)

由张欣的几篇小说谈起 (112)

陈先发的诗 (124)

细读苏童 (132)

走向《九月寓言》的张炜 (152)

尤凤伟的“生存之重” (172)

《野事》：反讽的反讽 (193)

王朔笔记 (208)

第三辑 现代问题试探 (215)

胡风浅述 (217)

——关于其生平、思想背景和批评实践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批评 (231)
——《路翎文论集》编后记

后记 (250)

- 个人情境
- 逼近世纪末批评文丛

第一辑 从写实看现实

如果我们已经拥有的“真理”都只能解释和说明一部分事实或事实的某一方面，执持这些“真理”就意味着更确切地失去真实，那么，如何才能使得真实重返客体、重新成为我们观照和认知的对象呢？



●个人情境
●逼近世界末批评文丛

写 实 内 外

——说刘震云

“人间”一解



顾一下自《塔铺》以来的刘震云小说，他在《一地鸡毛》的创作谈中写下这样的感慨应该是不难理解的：

生活是严峻的，那严峻不是要你去上刀山下火海，上刀山下火海并不严峻。严峻的是那个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日常生活琐事。……每一件事情，面临的每一件困难都比刀山火海还令人发

4 个人情境

憷。因为每一件事都得与人打交道。刀山火海并不可怕，我们有能力像愚公一样搬掉它，像精卫一样填平它。但是我们怕人。^①

确实，“我们怕人”。马克思早就说过：“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除开社会关系的规范、制约、要求与定义，我们没有“自己”。我们并不由我们的愿望、能力与品格等等构成，而是由社会要求于我们的那一部分愿望、能力与品格等等构成的。而所谓社会，无非是那些能对你加以规范和制约的形形色色的力量，这些力量又具体化为各式各样的个人。我们的一言一行无不在他人的注视之下，我们的每一点哪怕最细枝末节的愿望也无不牵系着他人同样细枝末节的喜怒哀乐。所以我们不能不“怕人”。且不说小林想看一场半夜转播的世界杯足球赛决赛，得看老婆通融不通融（《一地鸡毛》）；他想入党，就不能混说“单位应该规定，有狐臭者不准上班，不然影响一屋人情绪”之类的话，就得重新认识女老乔（党小组长）及她的狐臭（《单位》）。新兵连里“平时表现差”的王滴有幸分去军部当公务员，只因为军部要“一米七五的个子”（《新兵连》）；蒋县长不闹失眠，李冰洋就不会从死刑犯名单上被圈出来，侥幸保住一条贱命；若不是正撞上另一位县长“心情不好”，老冯老得也就不会被枉充土匪砍头示众（《故乡天下黄花》）；瘸腿老头故乡县里送上的待批文件能否顺利批复，就看负责处理的女小彭一时之间情绪如何了（《一地鸡毛》）……

对这一类事情的思考容易导致一些根本性的疑问，如：历史究竟是由什么写成的？是一些什么样的力量在那里造就人和毁灭人？长久以来，我们被教导从某种特定的立场，带着

某种特定的感情色彩去看待历史、现实和人本身，已经习惯于在圈定的牧场上放养我们的想象力，这往往使得我们一旦面对超出这一范围之外的具象和真实，就立即显出了思想的贫乏。我们一直试图追问：刘震云究竟想说些什么？但我们恰恰忘记了，也许刘震云想说的，正是他所说的那一些。他冷静地述说着他眼中的真实，既不想以此赚人眼泪，也不想借机炫示自己的高明。读多了那些精细地摆弄机巧的小说，刘震云质朴素净的叙事常常带给人超出预期的阅读快感。他不厌其详地展示那些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不耐烦想、懒得想、无法想、不敢想也不愿想的现实种种，令我们放心（“原来小说也可以这样写”）而且安心（“原来大家都不容易，不只我一个人混得这样惨”）。认真说起来，在这个时代里，人们所缺少的并不是“真理”，而是对于真理的信任与依赖。刘震云大约深知这一点，因此，虽然与所有的作家一样，他不可避免地要在作品中表现他自己的生活经验和他对生活的总体观念，但他似乎并不想牵着读者的思维走，把自己获得的“生活真理”强加给他的读者。应该说，他的作品最显在的特色，正在于拒绝对生活作出解释（无论这解释是合于常识的，还是虽与常识相悖但新颖诱人的），他总是尽其所能最大限度地“还原”他所感知的真实，而将判断的自由留给读者。有一段时间，我们的文学曾经为“活法”激动，致力于构想、发现和尝试新的生活可能性，要活得潇洒、活得轻松。然而轻松与否，却是由我们对生活的“心理期待值”的实现程度决定的。刘震云告诉我们，只要你是生活在人间，只要你避免不了与人打交道、在一个具体的生存环境里与人撕拽纠缠，你的愿望和你的心理期待就不可能得到圆满而充分的实现。他

的作品不论是哪一类题材，不论描摹的是哪一阶层人的生存形态，那“活法”一律是最本色、最不动脑筋也最不能动脑筋的那种。他要我们切切实实地感知生活的严峻，以及这严峻的分量。

让我们把眼光从刘震云的“写实”之内投向“写实”之外，看看能否从这沉重中找寻到“轻松”的可能性。我们将会看到，刘震云的小说为我们的文学和我们的文化提供的是一个远远没有得到充分估量的审美对象。这样说，倒还不是因为这些小说在观念形态或表现方式上有什么独得之秘，而是因为，刘震云一直在用最扎实的功夫处理着一个最易流于浮泛的问题，并使它缓慢而坚实地取得进展。列举一下《塔铺》以来的刘震云小说，并将它们稍作归类，对我们搞清他“究竟想说些什么”或许不无帮助：

第一类：《塔铺》、《新兵连》、《单位》、《一地鸡毛》——这一序列有着比较明显的作家自己的生活经验的影子，可归结为讲述青年人认识和适应社会的故事的“成长小说”；

第二类：《官场》、《官人》——这一序列讲述的是与青年人的“成长”直接相关的“官”们的故事，他们的职权也有着由小而大的“成长”过程，因此可视为前一序列的延续或扩展；

第三类：《头人》、《故乡天下黄花》——这一序列讲述的是所谓“历史题材”故事，但都牵延而至于现时代，纵向的过程性较强，我称之为“过程小说”。

不难看出，无论从写作时间的先后还是内容方面的联系上来看，这三类小说都大致存在着某种层递关系：作者首先从与自身经验相关的存在形态开始，逐渐旁涉并进一步拓展

关怀领域，由今而溯于往，由往而及于今，眼界渐大，笔力也渐趋雄健，始终关注与处理着同一个问题：人怎么活、社会怎么变化、历史怎么发展。本文认为，这中间透露了作者从某个较为广远的层面上观照和认知中国人与中国社会的存在形态的企图，这种企图导源于一种因其显明而久为人忽略的现实兴趣：离开了“人”，就不存在“人间”、“社会”和“历史”。说到底，我们面临的所有问题，最终均归结为“人”的问题。如何使国人生存得更健康、更文明、更有理性、更合乎人道，少一些相互耗损、少一些束缚与限制、少一些人生的失落与遗憾，对此，我们的知识阶层与领导阶层不能不加以更多的考虑。

不过，刘震云倒并没有把问题提得像这样“大而无当”，他集中思考的是一些比这要具体得多、现实得多的问题。读他的小说（与创作谈），悬想人间种种，萦绕心头的总是这样一种想法，或者竟是信念吧：

人间，应该成为人给予他人的生存与发展空间，而不是相反，成为人与他人相互消耗与束缚的空间。

叙事分析：善于领悟的旁观者

一种较为流行的看法认为，刘震云的小说写得“很真实”，但不“感人”，因此得失参半。

如果这仅仅是普通读者未经深思的直观判断，自然也不无可取；问题是，我们的评论家似乎也当真这样认为，说刘震云小说“感染力”不够。这就有点麻烦。因为，虽然长期以来，我们已经习惯于把“感染力”作为判别文学作品是否